

足本
珍藏

现今仅存唯一原本

中国世情小说

蜃楼志全传

天下第一

中国世情真本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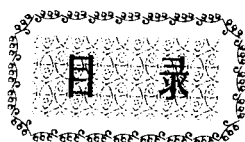
〔清〕屢樓志全傳
〔清〕婆羅岸全傳
〔明〕宮廷艷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

RBH 93/01

珍藏卷二



屢樓志全傳

〔清〕痲嶺勞人

第 一 回	拥贤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2)
第 二 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12)
第 三 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22)
第 四 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33)
第 五 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	(47)
第 六 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58)
第 七 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	(70)
第 八 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	(80)

第 九 回	焚凤券儿能干盍 假神咒僧忽宣淫	(93)
第 十 回	吕又逢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103)
第 十 一 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114)
第 十 二 回	闻兄死困围腾身 趁客投膝黎获宝	(124)
第 十 三 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135)
第 十 四 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	(146)
第 十 五 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157)
第 十 六 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168)
第 十 七 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181)
第 十 八 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总制退守循州	(193)
第 十 九 回	花灯挂孽障 馆甥笔生涯	(204)
第 二 十 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214)
第 二 十 一 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224)
第 二 十 二 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233)
第 二 十 三 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241)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簾唱彻朝天乐	(251)
-------	--------------------------	-------

婆罗岸全传

〔清〕佚名 著

叙		(262)
第 一 回	白花蛇幻形人人世 司空女心动引情魔	(263)
第 二 回	窈窕娘问疾惹邪缘 淫妒妇捻酸偿宿债	(270)
第 三 回	获灵符吴氏妾为妻 遭雷击冯家蛇变狗	(277)
第 四 回	误配药夫人幸脱灾 巧海淫后生终殒命	(285)
第 五 回	吴小住分婉释前因 马兰驹归宁订私约	(291)
第 六 回	重叙旧大闹乡房中 狂留情初设偷香计	(298)
第 七 回	说公事平分百两金 议私情再设偷香计	(305)
第 八 回	恶风流轻抛狂法钱 热因果三设偷香计	(312)
第 九 回	遭侮辱壮体撻羸疾 受虚惊贞妇出藏金	(320)
第 十 回	查阴事合家登鬼录 陷良民一命丧监门	(327)

第十一回	暗偷情枕上权消渴 明接客筵前暂了缘	(334)
第十二回	获异药公子乍试方 破新瓜女儿初进喜	(341)
第十三回	惊奇遇兰姐欲委身 遭恶容英儿将出阁	(346)
第十四回	得娇妻畅偕鸾凤侶 进双美大兴温柔乡	(353)
第十五回	通消息惹恨花容损 计葬埋转眼燕巢空	(360)
第十六回	晤亲人回叙别离情 履佛地魄消因果事	(366)
第十七回	小英儿病里见前身 狂和尚街前说往事	(373)
第十八回	周凤官哭妻肠欲断 袁佛子生孙喜朱阑	(381)
第十九回	不茹荤孩子饶佛性 计舍子袁大指初心	(389)
第二十回	忆儿身蠢妻偏系怀 烟佛门灵蛇终证果	(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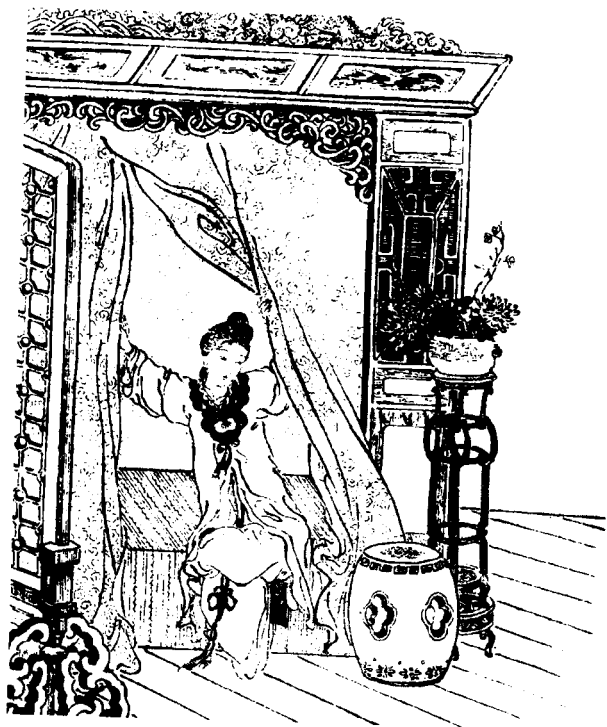
宫廷艳史

〔明〕嘉禾餐花主人

全文	(405)
----	-------

蜃楼志全传

庚岭劳人 编著



《蜃楼志全传》又称《蜃楼志》旧题“清庚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小说以广东为背景，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经商及爱情生涯。此书对后世小说影响颇深：其“辞气浮露，笔不藏锋”，开后来遣责小说之先河。问世后，曾多次遭禁毁。

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鹬。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消雾縠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

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

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容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羨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办摺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须直上黄金殿，不必做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人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

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子，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颞顽。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进才退出房门，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侍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们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工夫问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叫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包斜一双眉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有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力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位，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了几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从前，敢烦二爷转告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获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

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们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惜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实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

杜宠忙到公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险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进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旋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决杜宠袖着种无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

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要，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叫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那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厥物陡起，叫他把衣服脱了。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阿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

死。”老赫道：“不妨，一会儿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盘，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的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栏干外，取进西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问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才办好。”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

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值日头役，分讨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的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郑忠说：“有我们弟兄在此，但请放心。”万魁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为的事。”

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乾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饷余之下。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衙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赫公将衙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还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相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申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何这般谦抑？原来这申公讳晋，号象轩，江南松江人氏。当年在京师教读，赫公从学三年。后来申公中了进士，选入翰林，赫公袭职锦衣卫，待师傅最为有礼。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京察年分，票旨外用，改错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推开陝汝兵备道。后因公错部议，降调应得同知。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凡是府佐俱可补用，于是径扑通判。今日晋谒海关，也算天末故人，忽焉聚首。

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叫带商人上来。两边吆喝一声，按次点名，一齐跪下。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起来侍立。此刻要算访犯，只磕了三个头，跪着不敢起立。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说：“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人，走漏国税，是哪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

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确，你还要强辩么？掌嘴！”两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哪管你职扁！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以重详办。又骂郑忠、李信道：“这些访犯，理该锁押，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如何使得？”三支签丢下，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另换茄虎、毕加二人管押，即便退堂。

众人走出宅门，仍旧到了班房。各家子侄部来问候，万魁含羞不语。这茄、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说道：“众位大爷，不是我们糟蹋你，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只得得罪，将来到府赔不是罢！”众商个个惶恐，早有书房宋仁远、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大人虽这样分付，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你们何苦如此？”茄虎道：“郑、李二位是个样子，倘若上面得知，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宋、吕二人说好说歹，送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万魁道：“我们的事，怎么害郑、李二公受屈？”也叫人送二百银子去暖臀。众商道：“只是我们还要商量，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万魁道：“他如此妆做，不过多要银子，但为数太多。”众商道：“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大哥再凑些，此事可以停妥么？”万魁道：“我横竖破家，事平之后，这行业再不干了的。诸公但凑足二十万，其余是我添补。只是里边没人出来，宋兄可有计策？”宋仁远道：“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教小弟通个信，理当效劳。只是许他多少？”万魁道：“料来少也无益，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门礼另送，吾兄谢仪在外。”宋仁远道：“谢仪倒不要说。”连忙起身进去，不题。

再说万魁之子笑官，生得玉润珠圆，温柔性格。十三岁上由

商籍黄缘入洋，恐怕岁考出丑，拜从名师；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与申广粮少君荫之，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说道：“我虽吃亏，谅亦无甚大事，你只管回去读书。”这笑官附耳说道：“停一会宋老官出来，不论多少，都应许他，但愿无事便好。”万魁点头。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此时已有掌灯时候，万魁道：“你回书房会罢，恐怕关城。”笑官道：“城门由他，就陪父亲一夜也好。”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说：‘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这笑官插嘴道：“父亲许了他五十万，待孩儿去设法，性命要紧。”万魁喝道：“胡说！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笑官不敢言语，宋仁远也就去了。众商道：“苏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听天由命了。”

只见杜宠已到，扯着万魁道：“我们借一步说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杜宠道：“咱受了苏爷的赏赐，还未报效，所以偷空走来。此事上头原没有定见，全是包大爷主张，我想出一个门路，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万魁急问道：“是哪一位？”杜宠道：“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最相好的，说一听二。若寻人去恳求他，二十万之数，决可以了事。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一说必妥。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也就是了。”万魁道：“承教多多，无不遵命。”杜宠道：“速办为妙。”径自别去了。

万魁走出外边，众商问道：“这人又来则甚？”万魁道：“这人一片好心，替我们打点，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但是此时且不要泄漏。”因叫笑官附耳道：“你速回馆中去，拜求先生，明日

一早出城，到广粮厅去恳请申大老爷，周旋此事。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托他代送，日后我自重报。”笑官连声答应去了。

再说笑官的先生姓李，名国栋，号匠山，江苏名士。因慕岭南山水，浪游到粤。温盐商慕名敦请，教伊子春才读书。后因匠山表叔申公谪任广粮，即欲延伊教读，匠山不忍拂温商好意，因此连申荫之都在温家一处读书。这温盐商待先生的诚敬，与万魁无异。匠山琴剑不觉稽留了三年。这日笑官出城探父，匠山在灯下与荫之等纵谈古今人品，这乌岱云如无闻见，温春才已入睡乡，惟有申荫之点头领会。讲到：“前汉陈万年卧病，召伊子陈咸受教床下，语至半夜，咸睡，头触屏风。万年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耶？’咸叩头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治也。’”匠山说道：“万年昏夜时疾其事，丙吉因失之治，而陈咸卒以刚愎败。士大夫立朝，唯执中为难，又不可学了胡广中庸也。”正说间，春才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早上姊姊捉一蝴蝶，我把丝线系在帘下，方才看见他飞去了。”匠山道：“不要胡说！你先去睡罢。”叫岱云也睡。对荫之道：“春郎果然梦见蝴蝶，则庄生非寓言矣！”因各大笑。

忽见馆童禀道：“苏相公来了。”那笑官走进书房，作了个揖，站着。匠山问道：“你进城如何恁迟？”笑官道：“父亲有话恳求先生，教学生连夜到馆的。”匠山问何事，笑官道：“申老伯系赫公师傅，里边有人送信出来；此事但得申公一言，必妥。敢求先生明早到署中一谈，家父恩有重报。”说毕连忙跪下。匠山扶起道：“你且说个原委，教我得知。”笑官便将关部如何要银子，父亲如何受责，后来如何送信出来，一一告诉。匠山道：“可不是你父亲受屈了！明早自当替你父亲一行，今日且睡。”不知匠山向申公如何说法，且看下回。